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_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藝文記八

明

清風亭記

宋濂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為元七十有七年是為至正

壬辰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衄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為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為古仙人御風而

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
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笑而不答嗚
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
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
餘家且數立竒勲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為亭侯邑五
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
以為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
於元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

重微名爵者其為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為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幼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隕祉以致然耶不

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為著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窪泉記

劉崧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

洲始行夸而平曠疇壟彌望水下激成崖深行地中故
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
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
雨時止水灑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
漂滌地骨山露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崖直堰之
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礮雜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
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間日刮月刷遮成盤窟深者
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盤扞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渦

敲瀉若鈺甌鏘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磧之兩腋
磧墮而旁垂穹窿搜抉捲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
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
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於磧下之大窪而聚焉
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叻呿若
敲甕然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者表黎
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驛赤赤者朱殷白
者凝脂湍湫波撞下空旁隙為燕窠為蜂戶為蟻垤為

羊胃為縠紋為錦綺為金鎖甲為鍾乳滑潤磊砢嵌巖
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
水旋於窪若走敵赴掾然乃折而蛇行渟泐為坎者再
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
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在丁
未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邱子弘道步於其東原寓
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為奇謂當與吾二兄者
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崖

步嬉已翛然有濠濮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
冠振衣浴於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崖半時時小魚跳
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笑語響答如在盍中四人
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埜為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
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
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
余以為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
決之勞徒為巖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

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
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
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能
自己其亦可悲矣夫抑古者窪尊而抔飲茲泉合尊壘
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
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陶淑
其性情還其故我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
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於是洲之陰而未嘗一目斯

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為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
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
其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
仙人脩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巖
有石像石爐敲傾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
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國朝洪武二年夏不雨踰

月民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有蕭君鵬舉獨怒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有以北巖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薌幣潔粢醴望巖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聞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來合雨數點灑淅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車蓋起巖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漓泥潦中不敢

去自午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塍路漫
不可辨禾鮮翠挺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蕭君則
曰繫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率翦綵為金
幣為幡幢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鼓吹以報侑之又明
日合錢為牲酒賽田神因以勞賞從事者無不歡欣醉
飽感謝明賜而蕭君獨歎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
館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懇也又聞自蕭
氏之禱既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夫位無崇

老一百二十九
早事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
凡有民社之寄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顧
乃屑屑焉以求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北巖
禱雨記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推其教於
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
以著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

往教以瀆其分者矣贅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脩於下
乃有棄禮而隳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脰之脩若甚
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重
且大也如此可不謹哉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
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其鄉社之遠而不能
自達於郡縣之學者又為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各師生
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
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莫辨而

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穀率之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為工技為商賈惶惶然望學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夫謂之自便則其學與否一聽其自為而不復官府律之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烟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止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絃歌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學錄蕭君子

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學四方嘗讀書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官太學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且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三四上乃得請及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之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贄脩弟子禮日于于然以闔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為之脩者明日里之士蕭君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

我不可無以倡之乃即君之居傍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亟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為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衢兄弟聞而躉之又為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庀工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為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友鍾舉善來請余為記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艮而面坤為屋凡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中為正

堂朔望率弟子員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
來學人前為正門門之外為橫道道東西榜以攀桂凡
槐栢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
者則蕭學文也

文丞相畫像記

王 禕

右宋丞相文信國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
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
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

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
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擒以北留燕
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
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
觀其從容蹈道忼慷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
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
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為
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

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
榮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使非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
義大節為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
是則公之所為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為尤重而不輕
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是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
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
為益詳未嘗不感憤興起掩卷歎息以為忠義大節近
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之遺像

覩其面目嚴冷生氣肅然向之感憤興起掩卷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以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與不存嗟乎彥章固為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得為有人心也哉畫像為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塵湖山中塵湖者貴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為竒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嘗見羣鹿飲湖水塵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陞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磔闕由龍磔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两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

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灑迤過濯纓
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冽可濯可浴過此而行稍就夷
曠有雋峯出澗南峯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
乃至其處曰得道巖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
隔澗列嶂如幃幃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
若飛仙澗左羣石盤據為臺遙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
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
回眇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

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嶒岬峙澗北其陟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崖削立瀑流噴薄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為塵湖矣湖東北築堤灣環如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桃坪溯澗流西轉澗側皆樹桃墜紅泛碧演漾可愛曰桃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蓐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嶸

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闐闐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
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絕巔望
彭蠡激灑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薺在地自山陟至是
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來徑還庵前沿澗東
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屨其內則廓然
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峯巒旁拱清泉怪
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
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氏在其鄉最為著姓

自司空公顯於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
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
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以衛
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
圖金精熬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
未及而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已
者為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遊
書院所為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為屋三楹東為端彝

齋西為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湍之所咸脩焉自昔君子之為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闕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為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世皆卓哉聖賢之為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為學雖終隱不出為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愧焉且塵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

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為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為之記而並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尤勝或曰瀑布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

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
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出
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
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
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
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
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
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

巖石永久而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
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
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
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趾上
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
引水至寺中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
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
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

也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部中又無事復約呂侯
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遊
馬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
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
栗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
笑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
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
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

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布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
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
累則清遊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
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
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
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
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
樹隙見巖腰採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

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瀧瀧鳴塵慮俗想
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眎余以所賦詩又
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
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
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
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筓中水謂曰此水
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
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

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峰上諸
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
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
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
間為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
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
位乃即此造寺以開先名有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
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

師所手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
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
而適此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
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為也

遊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荆
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
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

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歧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迴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

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
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
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寂餘
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
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
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
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
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

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勅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

儒習聖人之道常骯骯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
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
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
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至
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
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

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
趾不半里甃石為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
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
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
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
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粟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
在晉為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
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即臥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為彭澤

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
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
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為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為之
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
為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為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
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
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
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為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

脩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
節陸脩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脩靜嘗
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
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為三笑圖或曰
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脩靜歿於宋
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
脩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脩靜纔十歲爾至宋
元嘉末脩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

亦二十餘年矣安得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為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為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

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
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為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
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為耶舍塔耶舍
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
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
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為右軍故宅有池
水色黑曰墨池義之所洗墨也義之嘗慕張芝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

有墨池南豐曾氏為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
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徇
徻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
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瀟溪周
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
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
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為釋氏所傳
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

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為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為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執奚必深辯之耶及淳熙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為郡亦嘗與之遊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為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為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為樹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

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為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為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北為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

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
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為九江其
陽則千巖萬壑土水秀潤是為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
勢方崇而遽止為峯者五嶄然雄絕為五老峰五老之
麓散為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
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
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
嶂然相傳郡故濱湖為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

生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為守八年乃去官二年
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
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
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
而為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軍為
路由路為府前後為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
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

再傳為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為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洊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於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

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
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是為記

贛郡靈山廟祀記

陳繼先

贛郡城東北有靈山廟凡大札大裁禴禩祠禱焉以神
司善惡之應也廟創於後唐應順間迄今四百餘年民
事神如祀其先地本贛陸氏所居故址有陸平遠者雅
誦道家書雖寢食弗輟有異人造焉善相其地之宜謂
其居弗利因為厭之迺搏土肖像以遺俾祀焉授以神

水愈厲疾因忽不見由是靈異日著周顯德中祠增創
崇麗若帝者居陸氏子孫甚夥世掌祠祀弗替歲時則
合其族以展時祀以盡敦睦之道祠宇或遭兵燹頽圯
陸氏暨贛人先營之不敢後祀事載麗牲石歷歷可考
洪武乙丑平遠之裔孫陸仲車氏以進士拜監察御史
與予同寮道其事頗悉謂贛人事神且久至我朝始登
祀典歲則官致牲幣行禮祠下益敬以虔民心翕然嚮
仰祠宇之撓蠹低壓族之良者復鳩衆力完舊而圖新

之殿堂門廡黝塋丹漆光溢人目而未有記宜書於石
俾來者罔敢墜厥緒既而其兄仲行又以狀來請予辭
不可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神非能禦菑捍患乎不然民之敬神何若
是其至也况善惡之報神實司之豈徒疾疢行禱而已
所以陰翊王度潛淑人心於不言之表尤非細故則神
之載祀典固非苟然矣嗚呼天典民彝既壞人心之存
或因於神譬有人焉行如盜跖衣裳冠冕所不能化刀

鋸缺鉞所不能怵父兄師友所不能導一旦過祠則俛首喪氣蕭然如不勝衣若神之臨乎其上改行不敢為非義者有之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豈二乎哉誠使贛人因事神以啓敬畏鄉有父老率先子弟修其操履行誼質諸鬼神而無愧神之聽之將福之佑之不暇況有大札大裁之禱乎此朝廷事神治民之典所以錫福於贛人者在是陸氏世世子孫沐神之貺亦寧有已哉迺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祀焉辭曰陳瑤席

兮湛清醑繽紛兮靈起塗風為馬兮雲為車胡之弓
兮秦之盧繡衣濯濯兮龍文裾流蘇高張兮紅氍毹戈
甲生火兮神兵趨傀形殊貌兮聲醜醜倏而來兮忽而
徂佑我民兮矢不渝梗神化兮神所屠羌好脩兮神所
譽我民報祀兮無怠厥初

重脩陶母墓記

張九韶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為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
之葬也按塗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

亦載湛氏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志又云南唐徐鍇嘗為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歷中吳中復為宰於此亦嘗序其事以為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歷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為真跡矣然臨江未治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樂為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於朝始遷今之治所以墓之葬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

舊縣則今之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齧故址不存蓋
不可得而考矣姑即今墓所在而言之是墓也當闡
之間直衢道之左其地縱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
高鏞且湫隘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巳春嘉
禾楊子山來宰是邑曾未期年底事以理一日過墓所
仰而眎之則棟宇傾頽而瓦礫穿漏也俯而眎之則甃
砌缺裂而蕪穢坳集也歸語同僚曰為政之道當以樹
教為先務且以陶母之賢而葬於此宜後人有所企慕

而興起焉者矣。今其亭宇凜然而將壓，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於是捐已資，購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為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階。又累甃增培其墓，而牆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於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於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礱石以記其事。而請文於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於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也。為政者誠能以風化為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國何患乎無人材之

用而天下之事惡有不理者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乎請以是為記

袁州重建衛治記

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

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為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為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領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為兵二侯閱其壯勇

者二千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
舊兵分為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勝迺新政令
增城浚濠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
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
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
州永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
搆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人獲其渠魁餘黨就
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

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烟塵廓
清年穀屢稔士飽而馬騰二侯乃謀曰國家以閩任分
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
宜改作焉迺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
之中為治事之堂堂之旁為贊政之幕後為重堂以備
籌策最後為旗纛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廚神庫
宰牲池在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
為曹門門內左為鎮撫廳右為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

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棟戶牖丹雘輝煌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於七年四月落成於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二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所入以膳之作而不書何以示將來遂伐石以記

醴溪記

梁寅

醴溪在蒙山之陽十五里其南北皆連山水貫流其中北山之西曰堵山其次曰菰峯又次曰紫雲峰其下為靈峯寺正北有二峯森立尤奇秀其東曰神峰吳將軍

之祠在焉又東有岡迴抱曰鍊岡其南山之西曰石門
兩峯對峙巨石如虎蹲其次曰大金峯大金峯而下綿
亘若屏然至其盡處與鍊岡對中有圓阜突出水上兩
山銜之若龍之爭珠者居人名之曰珠堆當石門之下
為松池泉出其間竇如井者三四其味最甘釀之以為
酒醇醞異於常以為糜雖白粲而上凝赤色食之若飴
蓋泉之尤美者也其下流為溪演迤東注溉田可五六
十頃居溪之陽凡百餘家而吳姓者十之八九世耕且

學多淳質故不徙其業不輕去其鄉予家在菰峯之陽
松溪之上曾大父繇分宜之湖澤臺而徙於是里之名
舊曰裏收長老相傳云里之田極膏腴歲常豐收故古
以是為名而其為士者或名之曰裏溪予以溪之泉甘
如醴故又更名醴溪云嘗觀夫民戴仁而履義負陰而
抱陽其生一也而其水土之異則質性亦殊是以君子
慎其習焉吾里之俗淳厚且多秀異之士固地氣然也
使居是里者父飭其子長率其幼去華侈之尚守勤儉

之規草狠悖之性崇禮遜之美以是溪為仁里而人皆有士行顧不係於習哉吾將見後來之才俊益多而地靈之所鍾未艾也故記其山水之槩以示里之子弟使知有所本且有所勵是亦善風俗之意哉

梁氏書莊記

余山巖之士少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益久窺道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耻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今朝之初共承明詔陪諸縉

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
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
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
秋也病傳之言異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
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
詳明而姑釋其畧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
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註使
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

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畧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畧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

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

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阜隸為農工商賈皆不
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
於人心不勤力不瘁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
也杭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杭稻菽粟而所藏
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
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而不立產業所藏
唯書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
礦而綠生焉有鉄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

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梁寅記

蕭舜翁祠記

夏霖

天地間絪縕磅礴之氣升降上下凝合而為人體全理具知愚同之豈有彼此之間哉及乎疆域既分星土攸設表之以崇山界之以大川封境殊而地氣異於是而美惡分矣故魯之多儒齊之多詐燕趙多悲歌慷慨之

士習以地移俗與時變耳濡而目染上行而下效民風
土習惡得而齊一哉惟我廬陵山川之秀甲於江右大
忠大節實生其間至丞相信國公而愈盛當丞相未第
時指忠節祠而言曰沒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卒以死
節為宋三百年有天下之光宋之待士豈獨厚於廬陵
哉而光明俊偉照耀簡冊惟廬陵為然良有其故也於
戲孰知丞相而後又有貞節其人乎貞節先生蕭彝翁
幼而孤事母以孝聞長而力學書無不讀以聰敏聞嘗

以御史薦為建昌州學正又以詩經中江西鄉試乙榜復為贛州濂溪書院山長世亂兵興贛長奉旨為江西參政領兵平袁州辟彞翁參謀共軍事贛兵至吉未幾而沔兵亦至參政遁去彞翁歎曰有城而不守非忠也遇敵而弗戰非勇也我則參謀也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即日投學宮井中不死或出之三日不食為書附其壻羅岳曰男子之貞猶女之潔一有玷缺萬善難雪我則死矣竟赴井死郡人義而哀之葬之讀書臺側時至正

戊戌五月望日也嗚呼先生何其勇於死歟壬辰之亂
綱常淪斁事有不忍言者而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惟先
生一人雖其在軍事功無可紀錄而勇往不顧至於再
入井而不悔此與欲蹈東海者何異而或者猶論其可
以死可以無死是蓋不死之人耻其無死乃反議死者
以掩其惡祇見其不知耻之甚也事久論定而先生之
高風勁節不可及已學之士友相與言曰先生抱道守
正足謂之貞以死徇義足謂之節遂謚之曰貞節生而

在忠節之鄉死而祀忠節之堂一杯之土托乎宮牆是足以不朽矣雖一死其何傷先生名生以字行吉水螺溪人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父森龍宋國學上舍配李氏無子歲時奉祀者門生子堦云

孝節堂記

張宇初

番陽周氏世為宦族而在元尤多顯仕攻篆籀書名四方者伯溫父也公廕仕於朝暨出莅江東海右其家嗣克復公未嘗去侍側元季兵興克復之官山東道過廣

德值盜起妻子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間番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元弼氏擇嫁許明道生子三人元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家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公驚駭悲惻久之己卯秋二甥彥升某竟走番迎養焉公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早卒以節自勵明日鄉里姻故交賀公益少自慰已而與偕往焉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留連道說故舊聞者

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番今年秋來遊吾山具告其顛末而復感愴焉曰子知我厚幸記之予不獲辭夫孝節所以勵風俗厚彝倫也予嘗觀劉向傳列女自三代而下兩漢多善俗美教而貞順孝淑者代有之然能若曹娥朱女其孝行卓卓可稱道者亦鮮矣今克復之家世承簪組詞章之後其流風餘澤之薰陶宜有自矣使居庸下之質猶將有所覺焉矧其聞習之有素者哉其所難能者值時多難奔竄流離之餘猶能習詩書亟求父

所在而苦節自持可不謂之賢矣乎且兵興以來若此者豈勝道哉而公幸以耆年獲存生死一見則尤世所希有而元弼亦可謂篤于友義矣可無一言記之乎因書為孝節堂記

孝子亭記

周叙

人子之於親當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養以適其歡沒則葬祭以致其寧此其常也脫有不幸捐軀隕命所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真夫豈可以偽為哉吉

水李孝子隋大業中人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
出踰里輒返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旬衣不解
帶既沒未葬比舍失火火驟至遂慟哭伏棺而死事載
縣志其墓在學宮之旁墓之前有亭廢興不一國朝洪
武初知州李侯恒甫新之前進士陳公宗舜為之記宣
德間知州柯侯進復新之歲久碑殘缺今武昌劉侯釗
來知縣事既除治其墓脩其亭慨石刻不存乃屬記於
余惟吾邑以忠孝聞天下有宋時楊忠襄公邦乂以通

判建康被執死揚文節公萬里以權臣專國不食死與
歐陽文忠公俱列祠於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由之
以推也方忠襄城陷罵賊不屈卒斃白刃其愛國之誠
與孝子伏棺惟烈焰愛親之誠何如哉蓋當是時知有
君親而不知有其身知綱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白刃
烈焰之為可畏非天性純懿而所學所養有素者能之
耶吾知二君易地則皆然矣孝子名不顯於史傳獨以
墓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非人心之天亘宇宙而

長存者歟由是言之孝子以孝倡於八百餘年之前文
忠忠襄文節以忠繼於四百餘年之後俾吾邑縉紳士
至今家服詩書而人尚節義者豈無由然哉因記斯亭
遂并及之以為臣子勸夫激勵風化以淑人心縣令之
職也劉侯視政之初而致意於斯其亦知所本矣是皆
不可以不書

南康縣復秀公臺記

陳謨

秀公臺者南康貳令吳公德基父所復也曷為而復之

從民志也古者大都小邑胥由卜定然山川形勢風氣之聚若舟瑤以陟嶽降原升墟而望楚與京類可徵已南康其壯哉縣乎覽厥治所中高四隕若元武狀堂後西偏隆然特起成墩又若其曳尾然因墩以為臺而臺自宋丞相秀公陳旭升之景祐間以校書郎出宰民德之不忘遂取其謚名焉臺非徒勝槩是都抑形勢攸繫哉洪武二年著令中外諸府寺並環築公舍長貳吏胥族處繚以高墉固以總門縱廣崇庠罔或超度縣尅日

攻位適臺直少府廳事遂夸之臺前豫章十數圍寺門
古栢一株無烈風迅雷同日應聲自拔衆駭愕然業已
建不可渝已三年秋縣老若士并力一辭懇告貳令自
臺之夸狷獷胥慶縣既卑矣罔可畏忌訐誣蝟興赤子
焉所託寧縣官獨憂耶且縣有故易此必戾木有知而
既告之矣明公幸復之哉君曰豈其然乎乃遷少府廳
浚池之塞隆臺之平民歡趨功不日而復崇加其舊又
出俸錢置亭卓而覆之用慰悅民情抑以時觀遊節勞

佚禮賓客焉僕適道廣省校文還君引坐臺上觴酌無
次指南山曰滄然翠浮爽然氣蒸非南中所可擬又指
北山曰此九日巔亦因丞相名而命之前直元武首起
新亭扁曰壽龜池左右嘉木扶疎清風徐飄脩脩冷毛
髮四序迭乎前萬景赴其下臺奄而有之不尚可記乎
僕曰然此一役也有規有頌古不容輕廢規也復古之
舊嘉與民同休頌也匪鏡金石莫惠久遠吾見公盛德
美政與秀公遺愛欽於世世矣

楊氏重脩祠堂記

解縉

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聞於天下其族屬先後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於吉自門下侍郎知吉州輅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居迨宋之初吉之名族視古為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諸孫伍擢進士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清謹與鄉人蕭侍郎彭大博齊名真宗御宸翰書於殿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純師以文章顯蔡京之柄用

也洪州通判存抗以直言格其請託卒為所擯卓然之
行倡於忠襄之前至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致政
家居聞韓侂胄專權誤國草諫疏畢憤惋不食死子長
孺仕至安撫使直義之化沾濡蠻越擊豪強不避近戚
捐俸入七十餘萬代輸民租不持一錢去凜然之節繼
於忠襄之後又若安撫使炎正與吏部侍郎孜皆見稱
於世不辱其家稽之史編古未有也於法皆當祀以表
節行勵風俗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知崑山州事學文

始即文節公故居為祠規制廣於前而田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予先世與文節公有連少知讀其文見與益國周文忠公及晦庵朱文公鄉之諸君子過從觴詠想見一時之盛徒步謁祠下江東諸山如畫屏列於前地據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字揭文安公所撰詞記刻石具在喬木蒼然挺秀為之佇立顧望興懷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永樂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楊氏之賢季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脩祠之顛末授予

而請記焉蓋經營於元年八月以今年五月訖工季琛
實倡率其族人因其故六楹及餘材可用者益以新木
凡三百四十有奇磚甃五百有七增設始祖吉州公及
屯田公二龕諸小宗顯官序昭穆從祀廢像設用木主
刻世宗祀田祭器牲幣酒數儀節科條於碑陰祭用冬
至立春子孫緣歲轉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毋怠罰如
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詳也已於乎
豈為揚氏而已哉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居之所以作而請記於予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峯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云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鹿角峯其前行為平疇兩山對峙圓如覆釜曰金魚峯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礪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為崖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

雪聽之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
若琴筑然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
春秋天文歷數靡不研精著五經辨疑歷法五行論等
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而嘆
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蓋歸乎
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為詩贈之故曰學睡者寓
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始築室茲山之麓而
題其扁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

范德機以歷法授習吉翁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翁又結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卒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之詩有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文安公又稱之曰范公之詩清江傳若金得其神廬陵楊伯允得其骨天下以為確論而文川不自以為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若渝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揚撝謙皆知名當時元末之亂

齋燬於兵亂後先從祖濟川復闢館於茲以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為堂宇繚以周垣高明壯宏有加於前聚書數千卷俾黻與弟翼講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孟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惟繼紹前烈未幾而家君出任為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丁寧付黻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焉余三復其詞而嘆曰予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竒之不謂其能文辭如是也且自學睡翁至

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南麓一齋絃誦之聲
相續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統之
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
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勉焉毋以俗學文辭自滿
無患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脩偉節所至著聲循良
他日入為卿相歸休田里著書立言與功業益弘乃祖
之風烈可期也余亦世家南山下忝為鄰曲異時亦得
乞身於朝與民服賢父子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書

於齋居以俟

世節堂記

梁潛

吉水曾希升之來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脩周君益簡過予因慨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天歿曰明輝予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氏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遠先生之子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敬之子又志遠從子

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歿久矣幸二母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干旌別之典而非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孝之罪大矣因以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此二母志也謹介於舅氏以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脩自閨門鄉黨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禮節以之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

代而下內教不行閭巷之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為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曾氏之母同出於一門無間於三世蓋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願以聞於時此雖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後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為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於世也希升為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

鳳當宋季世皆有卓行三鳳當時目為偽學在呂祖謙
三十一人中者也志遠為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即
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然
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薰漸而然哉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
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
蓋取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

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宸翰寶章之輝
煌爛然照於蓬華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
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
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
謙卑如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
同衆而衆莫為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
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
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

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居敝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歿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守王君伯貞為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作也

因為之書以記其堂云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為里鉅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

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為之凜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其言為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

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亦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為劉氏塾賓為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太守王君伯貞為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閭閻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事也

南昌府儒學重新聖賢廟像記

胡儼

南昌江西之都會也故學廟壯觀於諸郡洪武甲戌秋
學廟災像隨燬未幾廟重作像未設春秋有事祀以木
主迄今三十有四年是為宣德二年監察御史毗陵許
公勝金華包公德懷姑孰夏公能按臨是邦以正月上
日暨藩臬諸公祇謁廟庭顧瞻徘徊慨然有作新廟像
之志於是諸公協贊以成其美鳩工集材訪古遺像興
作於是月丙午告成於三月某日仰觀聖容冕服耀煌
巍巍乎王者之尊矣四配十哲各稱其年德與其爵之

所為服者龕帷殿廡煥然一新凡詣學廟得瞻聖賢道
德之光華莫不肅然起敬豈獨繫學者之依歸也哉典
教事者乃列狀求為之記考之禮書先聖廟像之設不
載其始而通典釋奠儀則曰祀享之日設先聖神座於
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南北向
蓋古未有像故將祭而設位也唐開元八年三月國子
司業李元瓘奏顏子配像當坐今乃立侍閔子騫等雖
列像廟堂不參享祀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像猶存制

從其請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亦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弟子及何休等二十二賢則圖像於壁蓋當時已有像矣若韓柳廟碑亦可徵也朱文公禮殿塑像說曰古人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及其蹠而坐於其上也明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余既略為考禮所云其後乃聞成都府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乃楊方子直入蜀帥

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仿文翁石像為木
偶以來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跣趺也去年又屬
蜀漕楊玉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
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惜乎白鹿塑像之
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復見古人之像
以草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嘆息文公之說如此近時老
師宿儒以像設為象教且以為異端誤矣蓋文翁刻像
之時象教未入中國也其可謂之異端耶嗟乎聖人之

神明洋洋乎如日麗天如水行地無所往而不著學者
即此而求之彷彿其形容于千載之下而思慕其道德
於千載之上誦其詩讀其書端其趨嚮豈非吾黨進德
之地乎然則斯舉也其所繫豈小補哉倡其事者三御
史協贊之者憲使童公寅參政程公禧憲副成公均劉
公洵參議陳公傑劉公中孚僉憲黃公翰高公暉王公
繼行顧公謙樂其事而來勸相者都指揮僉事羅公壽
督其事者南昌知府任肅同知季振推官萬鵬新建知

縣茅自得南昌主簿蕭紹經理其始終者教授陳銓訓
導陳觀生員黎彥常李衢吳誠范璫周友諒鄧志學塑
土設色雷日新熊爾思其人也而儼為之記庶幾來者
徵焉

重脩徐高士祠堂記

水經酈元云潁水北徑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
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豫章
續志云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里許涂

廡古今志及寰宇記皆云在梅福宅東陳蕃為遷於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酈元所云者自唐以來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為守更新之易為廣廈未知何時復毀南豐曾公繼為守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其處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至正末燬於兵故處沒為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塘東

有三亭曰涵虛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曰
碧波後為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
阜屹立有亭巋然祠孺子範土為像乃漢衣冠也洪武
甲寅都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
於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沒於湖矣環波
亭者宋熙寧中張帥子顏即涵虛廢亭所建後亦廢故
高橋之祠遷立焉祠枕湖風雨所會歲既久而祠益壞
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庸謁祠慨然有志新之郡

庠生黎彥常陳昶因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敬憲副成公均各以其祿助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甃其壁而繚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於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又五年而求余為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當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間也君子

論世尚友况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未使來者有徵焉

重修新建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丞相萬里典藩於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燬於兵元立學官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故址以為邑庠時省臣賈鹿泉監司劉宣因

郡士萬一鶚熊朋來之請謂精舍既為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故相與出貲得民間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龍岡之學復廢而東湖之書院存國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為新建縣儒學於今六十餘年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脩復者亦屢矣然更歲月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腐撓敗剝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玠來為教諭慨然有志新之玠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

於當道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西江監察御史安岳王公亦按治於茲合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同卽其故而更以新於是自禮殿達於門廡自講堂及於齋舍若葺脩之室若江公之祠鳩工飭材加甃墁堊丹碧照耀輪奐增美巍然傑出於湖光天影之間猗歟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閱月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春既落成謁余記之竊惟是邦濂溪先生過化之所丞相江公所以祀

先生者豈徒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光風霽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圖行太極書體大成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推之於用則脩齊治平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亦舉而措之耳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盡心焉則日進於高明不流於汙下日歸於中正不惑於邪說而凡馳騫於文藻役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勗之是為記

蘇雲卿祠記

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行義以達其道者乃其本心也然時命不偶道不可行材不能展勢不可為功不能立於是遯跡山林棲泉石而友麋鹿隱約以終其身者豈其本心哉余觀歷代史策有獨行有隱逸等傳當時史官亦何取焉豈不以其負才能脩節義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濟時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其視苟得之徒俛首低徊孰若

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此儒先君子有取於廣漢蘇公者良有以夫公字雲卿與張丞相德遠為友宋南渡德遠貴顯雲卿乃遜跡豫章結庵於東湖之小洲種蔬織屨為業垂二十年其離羣獨居泯其形跡盖有慕徐孺子之風於千載之上者乎中興國史以雲卿為隱逸第一人豈徒然也人謂徐孺子為東湖之孔明余亦謂蘇雲卿為東湖之孺子易稱遜世無悶詩詠考槃之歌雲卿之謂乎彼抗奮不顧果於忘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巡按江西嘗閱郡志見雲鄉
之事喜曰是可以表世礪俗乃告藩憲帥閩諸公謀立
祠宇湖洲之故址於是邑中尚禮之士伍百遜秦本武
李復初秦文伯萬邦竒徐尚文魏友良葉原中葉景良
九人者聞義而興各以其貲市材募工始事於正統壬
戌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七月八窻虛明而中為肖像
煥然翼然於湖雲烟水之間遠近瞻望莫不起敬仲益
之景行先賢可謂發潛德之幽光而雲鄉之清風高致

則亦與孺子之祠垂諸後世同一不朽云

饒州府重脩府治記

饒自吳芮為番陽令號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兩漢皆屬豫章郡建安十五年吳析置鄱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歷唐五代宋元以至於今所隸雖不一而饒之為郡則如故也吳置郡時仍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傳管郭景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宏據之為行省今為千戶所矣今之府治故安

國寺也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乾祐即其故而營建焉
距今六十餘年堂宇解舍寢入敝壞為政者習於因循
莫克脩治宣德庚戌春知府黃公通理偕同知馮郁來
蒞是邦慨然有志於新之閱歲政脩事舉民安其治而
通判李儀諸忠林袒推官唐廷相繼而至於是合謀而
作之積材庀事輦石陶甃工獻其能民効其力經營締
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
二丈六尺有竒深倍之廣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

高一丈八尺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
七之三堂之南面儀門五間堂之前東西曹舍十間堂
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各為廳三間戒石有亭豐衍有
庫麗譙有樓巍然煥然傑立於郡邑之中撫綏乎斯民
臨馭乎屬邑瞻仰者莫不於此起敬焉是役也始於辛
亥八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歷藥中信知事
饒豸照磨鄧禮司其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悅也功既
告成郡之僚窠又相與謀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則黃

公先事之勤得以表章且俾後之來者相承而勿墜也
謂郁於余夙昔相契遂遣邑庠生吳偉奉書來告予雖
衰老嘗脩史官姑記之

臨江府重脩儒學記

熊 棨

臨江為江右大郡郡有文宣王廟舊矣宋景祐三年始
徙於郡治之東負城而近俯大江倚平阜珠宮禪剎映
帶左右山水之奇勝誠他郡所未有也慶歷紹興間郡
守張著始建學舍以為師生講肄之所景定庚申燬於

兵部守史有之江萬頃相繼脩葺設儀門戟門廊廡又飾先聖賢像於其中規模闕偉當時江萬里歐陽守道皆嘗為之記咸淳己巳史有之又建明德堂於大成殿之左信國文公為書三大字至今猶存歷歲滋久風雨傾圮元至治三年嘗脩之洪武初又脩之宣德改元又嘗修之歲庚戌余友中書舍人胡觀海澄自禁近出教是郡首謁先聖顧瞻上下徘徊太息以為是學一郡之觀瞻今隘而且敝若此何以昭崇仰而作新士類乎遂

與訓導黎德脩魯元告之太守朱得同知易武鐸通判
楊迪僉曰是役長民者之責也遂各捐已俸命郡人徐
克等庀工鳩材首新明德堂次及廊廡學舍悉皆撤其
舊而更新之前後東西學舍凡八間用人之工萬有餘
木植之費二萬有奇凡丹堊金碧之屬亦萬有奇經始
於是年二月告成於次年八月深廣堅壯輝煌錦耀視
舊益增而新焉嗟夫學校之設蓋以明人倫厚風化而
為國育才也然人倫所以明風化所以厚其本則仁義

禮智其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禮樂春秋而教之之術在先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漸仁摩義使之淪於肌膚浹於骨髓體立而用行成已以成物是學數為風化之原也豈近小哉海澄之為教於緩急先後之序輕重大小之倫施之皆當其宜其用心可謂勤且懇矣臨江素稱詩禮之鄉衣冠文物甲於他郡若昔之劉貢父孔文仲兄弟清脩雅節文章事業輝映後先至今天下後世以為重也士之生於是遊於是者

可不思所以自勵歟他日立朝則思為名臣出而臨民則思為良吏俾休聲美譽與鄉之先達蔚乎相望庶幾臨江之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而海澄之所以拳拳於是舉者為不虛也學之興廢豈小補哉

臨江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周忱

國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夏臨御之初首詔天下正百神祀典凡嶽鎮海瀆悉去前代濫封之號忠臣烈士以當時爵位為稱獨先師孔子依歷代尊崇之

典王爵如故蓋以其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祖
述百王垂憲萬世其功用之大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古
今而不可易故也由是以來自京師達於天下郡邑莫
不有學而學必有廟以崇祀事列聖相承丕績成憲勵
精圖治恢廣文學作新士類治化之盛超軼往古臨江
府先聖廟學在郡城西南大江之許始作於宋景定庚
申丞相江公萬里為之記重脩於元至正乙酉邵庵虞公
為之記至國朝宣德之初則距創造之始幾二百年棟

撓級夸而丹堊漫漶矣今參政朱公得時為郡守以興
脩為已任廟堂門廡齋庖次舍既皆易其朽腐植其偃
仆煥然更新而退庵金文靖公復為文以記之朱公九
載政成考績於天官屬邑之民無少長咸不忍其去上
章乞留者數千人朝廷知其賢特陞公為江西右參政
仍掌府事公既復來自慶以為得終其惠於臨江之民
益以學校之教為先勸督之暇顧瞻大成殿歷歲既久
且昔之材具非良不足以稱大郡之觀欲撤而新之時

則同知蘇君適通判鄧君誠知事趙君淳照磨王君儉
等力贊其果相與捐俸廩會經費市材木於湖湘間工
出於僦力出於傭既成而民不知勞經始於正統八年
三月越明年二月訖工高廣悉增於舊像設具備輪奐
加美赫然改觀公躬率逢掖舍真告虔乃命教授王負
以書抵京師屬予記其成

慈訓堂記

紫陽朱子作小學書著立教之篇始以太任胎教為言

次舉孟母三徙擇鄰之事然後及過庭之訓其意蓋謂人之德性必資於幼成故以母教為先也顏氏家訓曰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揮傅婢且猶若此况於母氏而賢者乎明爭顯諭於長大之日不若潛移默養於幼穉之時然則人子之成才有係於慈母之教者尚矣為人子者豈可忘慈母之訓乎彼有嚴父以教於長成之日者且猶服膺慈訓而不敢忘况乎早失所怙自幼至長咸有賴於慈母之教是安可得而

忘之哉此金川毛大儀慈訓堂之所以作也毛氏本吉水望族宋孝子詢神童君御皆其先之聞人大儀之曾祖自任始徙新淦之疇陂簪纓詩禮不墜世緒大儀喪其父時與其弟顯泰俱尚幼沖其母袁孺人守共姜之節辛勤教育今皆底於成立故揭斯堂以示不忘間來北京介其表叔工部右侍郎羅公汝敬求予為之記夫大儀之母太孺人守節於盛年克篤義方以教其子可謂賢母矣而大儀兄弟善承其母之教克自樹立以無

愧乎先德亦豈不謂之賢子哉雖然大儀昆仲尚當勉其所未至焉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大儀勉之此予與汝敬之所望也

拜虎岡記

陳善

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魯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嘗以文行著於鄉故為受業者所賓禮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由故塗至厚懈忽值一虎突其前實夫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

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其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爾得無啗吾肉殮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肉苟虎食終還於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舍而去嗟乎虎惡獸也何人心之有惟其父子之仁耳故人之遇虎鮮有得生者然獸之仁由人以感之况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實夫遇虎而不傷正色以待之豈非視生之如寄死之如歸歟抑孝弟之至而

有神明祐之歟則物吾與也孰無人心之謂哉予故傳其事以為事親者勸

景仰亭記

景仰亭者饒州太守王侯作也祠祀前守而復建此亭
憩息之所宜有也亭而名曰景仰者何也取諸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之意也前守謂誰顏公真卿范公仲淹王
公十朋也侯所以敬事之者何也蓋三公之德行著天
下惠澤在生民譽望聞海內皆嘗出知饒州人之所不

能忘也。唐天寶之亂，盜賊蜂起，顏公獨秉大節，遏寇鋒，然以正直不容於奸邪，連被貶斥。及正廟祀舉朝儀，言事益切，召謗益深，卒陷於希烈以死。宋天聖中，章獻臨朝，范公居諫職，首言天子無北面，太后古無代立者。及論時政，闕失謂安危治亂在用人公私之間，宰相惡之，落職知饒州，移延慶，飭守備，事上遇人一以誠信。先憂後樂者，公之素志也。王公為著作，時言人主之職有三：任賢納諫，賞罰而已。又言大臣懷奸誤國八罪，正左右

史之職以論諫剴切出知饒州崔符多盜一夕遁去歷
典四郡雨暘時若人之眷懷有如父母其德善可知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斯世者必以聖賢為師非道不言非
法不行不以死生禍福介意唐宋以來治亂多矣君子
小人更迭用事得失之辯是非之公蓋有不可泯者魯
叔孫穆子謂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三賢之所立如
此王侯合而祠之宜也侯名忠錢塘人由進士入翰林
改兵部主事用簡拔陞今官廉公明慎吏畏民懷尤加

意養士至親為授經天久不雨躬禱而雨其精誠有足
尚者侯既為此亭兵部尚書孫公原貞題其榜侯乃以
書告予曰忠昔在翰林從遊今幸典名郡繼三賢之後
其遺休餘澤風聲氣習表然在人者忠得倣而行之以
惠此一邦亭之有名示志也願先生為之記予既為書
三賢之美而期侯之德業充而極於遠大也詩不云乎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侯果有取焉則揭於亭之壁以為

記

貞節堂記

吉水李直孚作堂以事其母孺人而名之曰貞節之堂
孺人邑中沙上鄴吳亨之女年十九歸金灘李允臧直
孚之父也歸之又明年丁未國朝將經畧中原先取糧
江西允臧主饋運舟次安慶溺焉時直孚生始數月孺
人年二十一即以守節自誓而允臧家素貧孺人勤於
女事以自給上奉舅姑下育幼稚敗幃瓦燈一室蕭然
人不堪其憂而孺人安之又五年舅歿葬祭一如禮兄

憐其少欲嫁之孺人哭曰吾聞之婦人以夫為天天一而已豈有二乎故夫死不嫁天地之大義也惟禽獸則異乎此且夫去時以老親幼兒屬我今舅歿而姑尚存幼者日以長矣而迺以禽獸視我我有死而已兄知其志不可奪不復言又三年姑歿治喪一如其舅直孚長勉使勤學曰爾父惟爾一息不勤學無以立身直孚感其言不敢怠學以有成孺人乃喜曰吾殫心効力以仰事俯育今幸無負於吾夫可以見於地下矣直孚事孺

人甚謹而名堂若此蓋著其德也夫貞者知正而固守
之之謂節者事有其制而不過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
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確而不越乎理之
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垂世立教皆本於
天理民彝之正人孰無是心顧有不能然者欲累之也
欲動情勝則陷於邪僻放蕩而不知檢其於禽獸奚遠
哉孺人之德無愧於聖人之訓非賢能如是乎孺人年
八十一乃卒守節者六十年而堂未有記卒之後十年

直孚子同仁成進士在北京始以父命請於予思著其德於久遠故予為之記孺人之善所以儀於家施於鄉里者蓋多此不著著其所以名堂者云耳

萬安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萬安文獻之邑也儒學在縣治東北而當山川之勝若金鷲芙蓉諸山章貢諸水重岡疊嶂恬波駭浪不間遠近巨細皆迴合拱挹效奇獻秀於此故昔作者有取焉其所建立廟在前學次之人既鍾其清淑之氣而益以

學問往往登高科躋膺仕有盛名當世而萬安之學著稱於天下至於今久矣繕治不繼日入於敝朝廷每下興學之詔有司以多務鮮克用其力景泰壬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允熙奉命巡撫江西得便宜從事政令脩舉威行惠施而尤以興學為急至萬安謁先聖周覽殿庭而嘆其敝陋名邑中耆儒秀士富家巨室欲集衆力而新之邑之義民曾時望言於衆曰公之興學以聖人之道教敝邑子弟甚盛心也為父兄者奚可

不自勉而以煩公慮乎學之資用殿為太時望請獨任之一不以及人公大喜加獎勵焉時望務遠圖不惜費市杉木湖湘必取合抱大材其他磚瓦鐵石黝堊丹漆等物及諸工匠皆求其良者而以財致之是年九月興工而以明年四月成為大成殿五間高四丈五尺有奇而深濶稱之脩梁鉅棟重檐刻楠土木采章極其輪奐聖賢像貌之居殿中者皆塑繪如制視昔之美有加焉既而韓公復以事臨萬安徘徊瞻視見其巍然煥然可

以冠諸邑益大喜曰時望嘗出穀賑饑璽書褒賞為義
民今又獨捐巨費以成朝廷興學之美豈非誠好義之
士哉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萬安之傑也與曾氏聯姻
好謂其世澤在人故家有餘積而韓公秉德蹈義足以
使人興起故時望為此不難也不可以不書乃屬予為
記以示後人使知今日興作之所自而萬安令某則請
具石以刻焉

周文襄公祠記

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勅者為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徙南昌之武寧由唐迄宋世有宦績為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為吉州路總管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陵郡城之北隅三傳至南康路知事鑑公曾祖也祖遺安先生仲德始徙今吉水之月岡父秉昂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一鄉公生而穎敏好學諸書經目輒不忘遺安先生喜曰是必能大吾門遣從名師受業永樂甲申

取進士太宗皇帝命拔其尤者入翰林俾進學公願與
其間公日夜奮勵不少懈當天下太平四夸賓貢祥瑞
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者日新月盛公之文章最為
人所稱道時方脩永樂大典一時名儒皆集館閣亦多
讓公為能書成授刑部主事寬厚明慎獄無遁情聞有
林姓者年二十餘被誣為逆黨行財獄久不決公一見
問其言曰黨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財力釋之及脩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成上知可用嚮意用之陞刑部員外

郎太倉成命公主饋運直隸糧賦不嚴而事集仁宗皇帝即位有薦公為郡守者不聽及封建親王擇輔導以公為越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畿內之地國家肇域於此蘇常諸郡賦稅當天下之半宜有以優養其民而用匱民困吏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為行在工部右侍郎往撫之凡飢寒勞役利害有當興革者大小之事皆以付公公奉敕惟謹而以養民為先務蘇之賦重郡豪嘗巧取以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暴斂至棄產

以逃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嘗積至百萬以待恩霈公知其然乃立法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不入里胥之手計常年過取之贏而積以濟農又發庫財平糶以待凶歲武臣之祿當輸南京給之則請令受於蘇而收其運費亦以惠農民其達北京而舟楫失利或官有科需及民間飢窘無措者皆以所積之贏通給之不責償於是細民惟知力田輸稅仰事俯育而已他一不之及官無負租私無橫取鼓舞歡樂者二十年而上之委任亦

篤雖遇父母喪皆奪情俾任事而寵終之禮加焉事或
嚴重雖非公所履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繫囚考察郡
縣吏督京衛屯田理松江煮海之利如此者非一也其
寬緩嚴急必以公不以情人皆以為宜而無間然者松
江嘉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土宜築城堡造戰船訓
練士卒嘗若有警然者凡上所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
多降璽書獎勵而加錫賚焉今上皇帝臨御嘉其勞動
陞戶部尚書以舊制辭改工部未幾仍命往撫南服以

其民之安之也公益勤篤始終如一所以興利除害如
曩時時邊鄙戒嚴需兵器以命公民聞公令如子趨父
事百萬鎧仗皆應期而辦景泰二年以風疾辭不許章
再上乃命戶部侍郎李敏代公還且戒敏凡其所行良
法美意無輕改蓋仍有意用公也及見上命光祿宴勞
之公退而疾作仆廷中幾不能起上察公實病命致仕
歸景泰二年八月也公祇事五朝夙夜匪懈懿德善行
輿人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首及於公蓋公於民事知

無不為為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賑給者多不待命
下安其危殆而完其骨肉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及
其所當為而皆有成功脩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蘇之吳
縣常之江陰鎮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
闕里之金絲堂若武進之孟瀆河閘江陰黃田閘蔡涇
閘蘇之寶帶橋鎮江之鎮西橋所以通往來資蓄泄者
皆公所重建而人不知勞先賢故跡如李太白范文正
梅聖俞魏鶴山祠宇皆脩葺之一不以煩民初公年六

十即傍所居之雙崖營草屋若干楹各以其勝名之至是而歸老焉娛意於山水之間足跡未嘗至城府賓客過從輒傾倒相歡所為詩文若干卷出入唐宋諸大家蓋泯泯乎其言也四年十月三日卒年七十三上聞之悼歎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賜之謚曰文襄諸子仁俊仁迪仁儉仁廣孫琬瓚環璇琦璣奉葬於其里黃岡之原既備之儀物如制又即墓之右作享堂五間以歲時行禮中祀公像左右二廂以貯祭器凡諸宜有者

無不具繚以周垣高以大門嚴嚴翼翼內外完好又買田五十畝以供歲費而來求予記其事以示久遠予與公同取進士同朝者五十年知公為最深且周氏之先德厚矣而公又加厚焉子孫相繼足以垂不朽而何待於予言然不可辭也故為書其行之大者以為祠堂記其細可畧也

重建貫道橋記

陳敏政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

以門名考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禕遊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余脩書院往視適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余曰是橋值貫道門實書院正路也脩書院不可不復此橋乃命橋近居民覓圮石於澗得三之二喜曰是易爾又得石工廬陵張文禎欣然以為已任經始

於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橋也徙而去之並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李周朱三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

紫陽堤記

彭蠡湖匯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於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勢緩為江流所遏弗得出則水益漲而益濶瀰漫數百里長洲巨

灘不得踪跡與洞庭震澤俱為天下之巨浸焉凡舟楫
之經於是者幸天晴風便波浪不興則揚帆徑渡亦易
易爾不幸半濟之頃值風雨驟作巨浪如山前奔後擁
潛蛟怒鯨從而出沒以作其勢舟行少失便利輒蕩覆
破碎雖有仁人義士望而憐之莫克救援也南康當揚
瀾左蠡之衝波浪之險尤甚故凡舟之至是者必擇深
灣曲港泊之以風平浪靜而後行其近地可以泊舟渚
者上三十里曰瀦溪下五里許曰神林浦客舟往往集

馬惟郡傍皆高崖峻岸洪濤巨浪日夕衝撞其間非特往來者無所于休而居民之舫驛遞之舟亦無所于藏由是商旅不停貿易靡獲而居民益貧惟所謂西灣者水漲可容數百舟而其灣淺狹內無委曲之港外無捍浪之堤南風捲浪往往毀民垣壁宋元祐間郡守吳審理始於灣口構木為障崇慶四年郡守孫喬年請於朝以石為堤延袤千有百尺廣二十尺橫截洪流之衝中闢為門以通舟出入內濬二澳可容千艘人以為便歲

久漸圯淳熙間朱夫子來為守申准監司撥官錢一千貫米五百石募民脩築迨今三百年日漸頽圯豈無一二賢守令嘗加脩葺而遷代不常工費不足卒無成功隄石為水洗去者十二三二澳亦壅塞乾淺弗足禦浪而庇舟景泰甲戌夏敏政以太平郡判遷守南康詢興敝舉廢事於父老咸曰是隄為官民商旅之利也若及今不脩隳前功而貽後患興廢舉墜莫有急於此者余聞之惻然暇日率僚屬父老詣舊址而周視之則為功

甚大所費亦廣郡邑之儲枵然莫措也既踰年政行民便郡頗無事集僚佐以議之時同知潮陽蔡君用生通判濟南孫君智節推西蜀張君應選僉曰南郡雖陋而三邑鉅室之好義士亦多公果能斷然以興廢為己任吾輩以公意徧諭之必有傾囊捐廩以助者為之殆不難也郡司獄桂林盧思聰勇敢士也毅然請以身任督役之勞選能敏者老二人曰官琇梁冲協力謀之於是建昌縣鉅室楊素觀以舟載石工詣府廷謁畢即與思

聰等沿江上下視剷石之所而用工焉且獻穀百石為廩工費其他鉅室相繼而至或助之穀或濟之財踰年石工來告得石濶二尺厚三寸者七千八十尺有奇農工既畢湖水亦涸邑人咸曰可以即事矣遠近聞之父戒其子兄諭其弟荷蕢攜鍤雲集隄下情願効力因命琇冲籍其少壯什五之而分二番用旬有五日則一更之以息其力由是人心益喜乃悉取舊石之傾圮者而重甃之煉石為灰煮糯為粥兩石之罅以粥和灰而膠

之俾堅若一旦濬澳之壅以益隄之高計用穀七百石
銀二百兩有奇經始於乙亥之十月畢工於丙子之九
月長廣如舊加高三尺遠而望之宛若一城屹立于巨
湖之濱以扼洪濤而障巨浪居舟行楫咸得棲泊而無
風濤之險初工人發土得古碑於隄側乃咸平二年鄉
貢進士張某所作德星亭記亭則知軍林揆勅為館賓
之所者也而郡志失之人莫知有是亭也越數百年而
是碑復顯於今星子義士左璇請以私財構亭於隄東

而區以舊名南瞰湖水北面通衢往來之士至是者每
舉手加額曰朱文公百載將廢之功不意復覩其成於
今日也豈徒一郡一邑之民所賴東西南北之士罔不
皆賴焉博哉是隄之為利也仁哉太守之為心也工既
畢思聰礮石請記余以郡事旁午弗遑措筆今年幾七
十獲請於朝而致其仕代者既至心慮稍清乃書記鑄
諸石以紀用功之次第其助財穀之士則書之碑陰云

重建南康府譙樓記

南康郡建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而譙樓之建不知所始然有郡必有門有門必有樓以限內外聳觀瞻郡邑之通制也元至正間郡守孫侯天民重建譙樓而虞伯生記之謂郡治本宋乾道所作後至元乙亥燬焉則是樓之與郡治同建同燬而至是重建也明矣又謂是樓兩端為臺崇十有八尺樓於上屋三間有左右翼臺之基至屋之極通五十八尺今舊樓之高蓋如孫侯之舊而間則增其二上下俱以木為之蓋孫侯之所建又燬於

元季之兵燹而是樓則我國初之所建也既乏刻石之
記文又無題梁之歲月其創始之先後作者之姓名皆
不可考矣樓上有扁題南康府三大字洪武十三年知
府安智立則是樓也豈安侯之所造歟父老云是郡無
城郭而當要衝自元季盜起人民逃散以府治僑寓於
他所其地遂為虎狼之窟穴人跡罕到自郡治北接廬
山二十里間皆巨木森然成林時為郡者以土工難成
而大木易得因去舊臺而悉以木構焉然皆松材也外

為風雨之所飄零內為蟲蟻之所蠹食不數十年朽壞
傾欹歷數官不能更作則取他木旁掖之姑幸其未仆
以障內外爾無復壯麗之觀也余到官之初屬吏白云
樓之某楹將折某梁將壓若不支且仆矣余往視之信
然數其縱橫撐拄之木則已過舊楹之數不可復加矣
則喻之曰姑俟余徐圖之吏皆嗤其難越數年予脩石
堤畢工頗有餘財始議重建而節推張君選力贊成之
於是三邑鉅室聞之亦有願助資以相成其事者名匠

計之咸以為松木易蠹宜易以他木而其長且大如舊
樓之棟者不可得也若築臺為址上構以木則規模壯
麗可致永久僉以為然乃啓窰陶甃鳩工運土而市材
於旁郡不踰時畚鍤斤斧並手齊作經始於天順三年
之秋九月張君自督役而司獄盧思聰陰陽正術梁轟
實左右之迨四年之三月而土木之工告畢惟陶瓦取
之南昌違期弗至未克覆焉適春夏霖雨連旬臺面之
水橫潰四出於是臺旁新甃之甃漸圯時余已得請致

仕而張君亦以九載秩滿去官方以弗成厥工為懼既而大理評事西蜀雍侯浩來代與同知楊君振通判孫君智議伐茅以覆樓而取各窰之餘甍輦廢寺之舊石與圮甍相雋命工重甃之視舊加堅密焉且委余曰是公之緒也不可不文以記之臺之崇如舊而深廣加三之一中為環門以通往來左為陞級以達上下樓凡五間旁有夾室共為楹七間樓之左右為羣吏廨舍三十六間每間高一丈三尺深若干濶若干東西兩向而列

凡從事於郡者人授一間咸以為便落成之日郡吏蔡誠等請書其事於石而未暇今因記譙樓并書於末俾來者有考焉

新喻縣治記

張徹

新喻自昔屬揚州域漢屬宜春吳始置縣莫詳治所隋開皇十八年屬袁州時縣治在龍池墅大業八年遷距村唐麟德元年復遷龍池墅大歷八年水泛城郭郡守李嘉祐奏移虎瞰山即今之治所宋淳化三年始隸臨

江軍元元貞二年陞縣為州國朝洪武二年復州為縣屬臨江府領九鄉縣舊有土城周圍約五里今廢唯四門舊跡僅存葛峰環其東蒙嶺踞其北鍾鼎山之秀位乎西南之交虎瞰山獨隱然居中世傳五星奠位大河之水自表而來紆餘淪漣至是而潄瀉迴互與地勢相曲折合虎跑泉而東文人顯官以道德政事炳炳琅琅稱天下者多出乎其間實江右名縣也縣治歲久傾圮殆盡前官弗職一木莫能支知州張弘暨知縣李公讓

僅有志於為終莫能復繼之者視為傳舍孰究孰宣
德五年武林洪鈞來尹是縣廉以律已勤以撫民明以
燭微公以取信凡有害於政有利於民者輒罷行不留
宿未期月政化大洽民用休阜絃歌比屋上下無事乃
選材木具瓴甃畚穢壞基新土授工人以成算先作縣
治若干楹高明宏深氣象軒豁視之往昔奚啻倍蓰作
堂於治後以嘉善名存舊額也作舍於兩旁以文吏棲
典案牘也作儀門以肅其出入鼓樓以嚴其更漏示民

知敬而有警也至於廉憲分司易柱石以廣之皇華使館崇棟宇而飾之庫庾壇壝坊巷衢道咸撤而新之然後治其居第及同官廨舍凡所宜有者靡不極其整且備工始於其年之十二月訖於宣德七年之五月費皆官給而有節民皆子來而協心若神助天成一何速也工訖耆老萬子遠等請礮石以俟尹辭未獲屬徹記以文徹惟百餘年之久廢而作新於一人之手使凡為縣者舉如尹之賢則可以少寬吾君吾相之憂也傳曰為

政在人信哉繼今居喻之水土服尹之德化者各親親
長長謹士習勤耕織小大相戒毋犯常憲則遠近舉安
於壽域淳古之復不難焉徹無文不解斧藻喜尹之賢
於人也遠功之著於喻者大用述其槩俾刻於石庶來
者視其美知所勸云尹字惟衡通經學能文章志行卓
然足以負大任云

新城先賢祠堂記

何文淵

浙江台州臨海陳君從熙由進士來為新城令暮月境

內大治以正身心持廉介為教本以振舉風俗作新人材為先務是以令出風行無有違悖邑有先賢祠堂在文昌閣之東偏以祀其鄉之先達唐丞相鄭公畋宋崇政殿說書李公泰伯尚書左丞鄧公溫伯名儒呂公南公工部侍郎何公昇之衢州通判蕭公雷龍狀元張公淵微元僉事胡公夢魁國朝工部尚書黃公子雖禮部侍郎江公仲海乳源縣丞涂公敏凡十有一人歲久祠宇圯壞為政者恬不加意從熙作而新之妥神有所瞻

拜有庭蔚然可觀人心忻悅每春秋祭祀先師孔子從
熙自出俸錢市豬羊酒果以祀先賢祭畢與教官諸生
等飲於祠下坐談之間無雜言但曰爾鄉之先達若某
之顯宦某之文學某之忠節他邑罕有也爾諸士生於
斯長於斯耳之聞之者熟矣得不思所以踵其後而為
國家之用以揚名於後哉於是諸俊秀皆聳然而起有
動於中而思企及焉祠宇之脩真足以激勸人心者也
從熙有剗繁之材藩臬具聞於上調吉安永新尋內擢

山西道監察御史而祠堂未有記吾宗禮科給事中舸齋先生屬予言以紀之且手書從熙為政去淫祠散廢寺之田與恤貧民抑豪強撫窮困杜絕請託日招造士涂恢鄧時康王湛劉本中等講說經義凡十餘事予惟撫其有關於政務之急者并記之於此云

江知縣平寇記

正統戊辰夏六月賊人鄧茂七作亂於延平府之沙縣分遣其徒攻劫鄰縣七月陷將樂八月陷清流九月陷

寧化十月陷建寧十二月陷石城而予廣昌為縣東西
南之三邊皆陷於賊賊人朝發則夕至官軍無能禦之
者都指揮方政於縣之新坊里後屯嶺遇賊為賊所攻
官軍數千死者相枕人心危慄攜抱避賊緜屬於道時
新安江君敬夫宰吾邑乘賊未至與民約曰老稚婦女
移出避寇壯者守家營田禦賊於是招集義士唐志謙
等萬有餘人教習攻擊搏刺之法而製造長弓藥弩鉤
刀利戟以保障縣治人心奮勇悉聽號令傾心委命無

有敢後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賊人謀知狼顧梟視於境上莫敢深入復遣危留記率衆馳入賊巢攻敗其黨邑賴以保全民無失業秋亦大熟明年己巳夏巡撫江西楊公彥謚上其事皇帝命江君為建昌府通判兼掌廣昌縣知縣事賞其功也夫兵家之事先聲後實當賊鋒方熾之時人之報賊者或曰廣昌聚兵七八萬人或曰藥弩中人立死不可治義士教練之精無不一當百賊人聞之皆膽寒蓋不待交鋒而已奪其氣矣夫武夫

悍將統軍討賊反為賊敗視吾江君寧不慚愧失色哉
且廣昌居江西上流廣昌失守則南豐南城撫州次第
失陷為禍滋大鮮有能禦之者以此言之則江君之功
宜為江西平寇之冠予時人目覩美事故記之

重創建昌郡治記

宣德己酉春冬官尚書請以建昌府治暨守禦千戶所
改為荆藩殿宇制如其奏於時宣廟臨御以天下劇郡
難其守迺命大臣薦舉京官中政聲茂著者為之監察

御史肇慶陳公鼎在薦舉之列奉璽書垂傳來守建昌至則聽政無所乃謀創建府治度地於城之西北隅厥地高爽背山面陽盱眙之水自南而趨東麻姑之山自北而環西府堂據於形勝之中堂之前築甬道道之南為門屋二重屋皆三間堂之後為思政堂又後太守公宇處其中二守公宇居於東通守公宇居於西推守公宇居東之南偏經歷司照磨所設置於府堂之東西吏戶禮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左兵刑工三房立於府堂前

之右以至庫藏司獄司吏胥之廨舍凡所當設者次第而列南北直深八十大東西橫寬六十五丈繞以垣墉濬之水庸其創建規模大槩若此工未畢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陳公為都察院副都御史降敕書命前監察御史濟寧楊公誼守建昌楊公至視陳公之所為凡堂宇之未成者成之丹雘之未施者施之垣墉之未高深者築之濬之可謂完且美矣致仕山東左參政南城李公永言謂予曰汝為御史時與陳楊二公為同僚二

公來為建昌汝又知之最深者二公為府治其用心勤且勞矣盍為之記夫為政者固不可以無堂而政之得失則不係於堂而係之於人也陳公之至而吾民之驚駭者多公乃治最强橫者十餘而民始知法度之可畏駸駸然日趨於善復布其教條施其德惠而境內稱治楊公繼之絕請託禁奸弊平徭役雪冤滯興學校厚風化振綱紀脩廢墜威罰之嚴若秋霜惠愛之施若春陽而民樂於康乂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也識者

謂吾民若久病陳公如醫之診脉用藥既已去其疾之半矣揚公如醫之調護保養而體之羸弱者康強而病盡去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陳公既蒙超擢而吾揚公政聲之美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於此乎吾之所言不隱二公之善者蓋欲後來之為郡者居斯堂治斯民不悖前人之所為也故為之記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